

泰山竹影

□赵学法

婆娑竹影，是壮美泰山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她不仅苍翠了崇山峻岭，涂绿了谷壑沟川，扮靓了沃野碧波，而且投射到泰山人的心中，镶嵌在灵魂深处，形塑了君子风度。

远古时期的泰山处于亚热带，翠竹满山遍野，蓬勃丛生，尤其是泰山脚下的汶水流域，更是枝繁叶茂，葳蕤葱茏。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录·考竹》中引经据典得出结论：“北方古称多竹之地有三：淇、渭、汶。”汶，指发源于泰山山脉的大汶河。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泰山地区逐渐转换为暖温带。许多亚热带植物经不住寒霜的困厄，紧跟季候变化的脚步迁移，纷纷在淮河以南安家落户。而本属亚热带植物的泰山竹则不为所动，毅然选择了固守家园。她抑或眷恋“泰山不让土壤”的博大情怀，也许仰慕泰山拔地通天的气贯长虹，面对风云变幻，表现得异常镇定，拒绝随波逐流，一如既往地扎根高山大川，昂首挺立河湖之滨。在寒暑交替、冰火轮回的漫长岁月中，泰山竹经受了多重生死磨难，迎接了无数存亡考验，始终本色不改，初衷不变，保持着一年四季的青葱。唐代诗人岑参在《范公从竹歌》一诗中赞颂：“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如始。”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竹子的凛然傲骨。每当人们漫步泰山竹林的幽静山道，抚摸刚正不阿的竹枝，仰望婀娜多姿的竹叶，无不为之肃然起敬，叹慕不已，心中刻下

顽强不屈的竹影。

泰山竹有着亮丽的关节，挺拔的枝干，碧绿的叶片，天成的素色。她从不与百花争艳，无意与大树比肩，也不炫耀作秀，更不招蜂惹蝶，习惯了低调处世，抱朴守拙，沉默无语。正如唐人刘禹锡在《庭竹》一诗中所叹：“竹生荒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清人郑板桥在题竹词中也赞道：“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正是这种与世无争的天性，使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疾风骤雨来袭时，她以百折不挠的韧性和耐力，抵御强暴肆虐，抗拒暴力摧残。狂飙过后，她即刻挺直腰杆，抖落泥水，恢复本真。她用这种以柔克刚的斗争策略，展示了不亢不卑的高雅风度和死磕到底的对决精神。泰山竹的韧劲，用郑板桥的《竹石》一诗形容恰如其分：“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泰山竹之所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不怯“东西南北风”，缘于根基扎实，本固枝荣。泰山竹移栽新址后，不急于崭露头角，也不忙着追赶时光年轮，而是不声不响地在土中发韧，四处扩张，强筋壮骨，积蓄力量，彼此根连着根，须缠着须，织就一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默默地等待着三年后一场春雨的到来。一旦甘霖降临，她们就会欢呼着一起破土，竹笋并发，争相抽新，摆着膀子试比高，鼓足力气赛刚直。泰山竹的坚忍不拔，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靠集体的合力共生共存。有竹必成林。凡有竹的地方，定会衍成竹林。这是竹根盘绕形成的植物群生现象，为抗拒外力做好了准备。当风刀霜剑挥来时，她们就会簇拥在一起，肩并肩，手挽手，齐心协力，相互加持，即便地动山摇，雪崩冰塌，也毫无惧色，泰然处之。泰山竹的这种生存秘诀，鲜明地写满竹枝叶片，像一杆杆高擎的旗帜，永恒地影印在了泰安人的心田。

泰山人与泰山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特别的情感寄托。泰山人对竹的审美，既关注外表的形式美，也把握内在的道德美，而道德意蕴更多地指向高风亮节的君子。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养竹记》中关于君子与竹相类的总结，道出了泰山人的心声：“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这一经典总结，描绘出竹的品质与道德的完美结合。这正是泰山人惜竹如命的缘由，也解释了千家万户“居有竹”现象的成因。历代泰山人无不君子风度，大概就是泰山竹投影的结果。

在泰山人的眼里，泰山形体犹如一组直插云霄的竹叶，竹影就是山影，山影亦是竹影。山与竹的相互映照，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泰山人的品格。

老照片背后的索道故事

□刘小东



一张黑白照片里，两个人站在车厢顶部的检修平台上，进行索道线路巡查。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5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泰山之巅，年仅24岁的泰山索道机电工薛建国和同事张强站在车厢顶部的检修平台上，完成了当天的第一件工作——巡查索道线路安全（简称巡线）。他们神情自若、意气风发的身姿深深吸引了一位正在南天门索道站摄影的记者，记者用镜头定格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他们是泰山索道第一代“云端舞者”的代表。

泰山索道第一代设备源自日本，型式属于双牵引往复式，两个车厢对开，没有专门的检修车，检查维护线路需要通过车厢旁边的梯子登上车厢顶部，作业面极窄。机电工只能在狭小的空间辗转腾挪，一丝一毫都不能松懈，注意力需要非常集中。这也造就了一批身手过硬、胆识过人的泰山索道机电工，为后来人树立了标杆。

从1983年8月5日对外运营的第一天起，泰山索道就坚持每天对外运营前进行全线巡视，确保安全后才正式对外运营。巡线，成为泰山索道机电工的基本功，他们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踏着朝霞，在索道线路上检查钢丝绳、支架、轮组的每一处，开始他们繁忙的一天。40年来，一如既往，在天地间，在岁月里，晨霜染白了他们的鬓角，当年最早的一批索道机电工都已经退休，新一代泰山索道机电人已经接过重任，堪当大梁。

如今的索道设备越来越先进，并且有了专业的检修车，作业条件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改善，虽然高山凛冽的寒风依然随时侵袭，但在天地之间驾长车御风而行的索道机电人早已习以为常。

晒秋

□赵家栋

今秋，我与老年大学摄影班的同学以“晒秋”为题到岱下山乡采风。

“度娘”说，晒秋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具有地域特色。由于山区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只好利用山石光梁、收过庄稼的田地及房前屋后、自家窗台、屋顶、墙壁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一种传统农俗现象。这种庄户人晾晒农作物的生活方式和场景，逐步成了画家、摄影爱好者创作的素材，并有了诗意般的“晒秋”称呼。

大暑过后，农家晒秋的画面次第展开。人民公社时期，首先登场的是绿豆。记得刚上小学那年秋假，我跟生产队里那些老头儿、老妈妈去玉米地里摘套种的绿豆。挎着篮子欲往麻袋中倒绿豆角的二大娘见地头麻袋快满时说：“我还以为今天摘不满呢。”待她欲打开麻袋倒绿豆角时，袋中窜出一顽童，二大娘“噉”的一声被吓得坐在地上，那裹过又放开玉米棒子似的双脚朝天。

岁月如梭，往事如昨。记忆中，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的绿豆还没摘完，黄豆、黑豆、青豆、赤豆、玉米、谷子就堆满村头生

产队晒庄稼的场院。最难忘的是月光下男女老少围坐在高高的玉米堆旁，剥下玉米皮抛往身后，犹如夜空中流星划过弧线，偶有萤火虫飞过。天气晴朗的日子，为防家禽和鸟儿糟蹋粮食，秋假里，我多次与同学轮流为生产队看护场院。秋阳果果，场地上金灿灿的玉米熠熠生辉，豆角爆裂的声音在我听来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丰收乐。

故乡在鲁中山区，解放初期，村上没有水利设施，机械化、电器化更谈不上，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父老乡亲，将地瓜切片晒干作主粮。每年秋天抢收地瓜时，短短十来天，口粮加公粮，村上每人平均能分千把斤地瓜，房上、地中、石坪上，农家连夜赶晒的白花花的鲜地瓜片，是山乡特有的秋景；农家小院里，地瓜秧尖儿、萝卜缨子挂满墙，为的是晒千度饥荒。

晚秋，霜降。故乡山岭间那些爷爷的爷爷也不知何年栽的柿树下，由绿变黄、变紫、变红的柿叶飘落，农家忙着摘下橘黄、已熟尚硬的“牛心柿子”做柿饼。此时，一年一度的晒秋接近尾声。柿子运到村头集体柿饼临时加工场后，内行的

社员用那绑在长条板凳上类似今家用手摇水果削皮机的传统农具削去柿皮，然后将其摆放在高粱箔上晾晒，一箔连着一箔地去皮柿子，那是别样的风景。去过皮的柿子晒软后，农家巧妇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捏柿饼，待到半干不湿的柿饼定形后，码起、盖好，让柿饼“出汗”，耐心等待寒冷的西北风到来。寒风起时，农家赶忙打开捂盖柿饼的草苫子，酱红色的柿饼表面似有若无的“汗水”，眼看着变灰、变白，表层那灰白色的东西，中药名叫“柿霜”。柿霜细腻，味甘，性凉，入心、经肺，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杀菌等功效。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翻身得解放后，农家的日子如柿霜一样甘甜。在寒冷黑夜中走过的庄户人，最知红太阳的温暖。

改革开放后，农家用上了电。地下水、河里水，上了岭、上了山，故乡成了水果之乡，与时俱进的晒秋，是画家、摄影爱好者眼前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晒秋，晒出了农家丰收后的喜悦和幸福生活。那些充满欢笑的往事，永远是我心中的乡愁。

老宅院的记忆

□陈军

老家坐落在泰山脚下，依山傍水，是一个古朴宜居、历史久远的村庄。

老宅院是地道的四合院，北屋建五间，东西厢房各两间，东南进门，西南栏圈。父母居东，子女居西，中堂是会客的地方。厚厚的墙是土石结构的，保温性极强。到了冬天，煤炉燃起，屋里暖气融融，很是舒服。

记得父亲常坐在八仙桌旁待客，谈论一年来收益、过往和族中老人生活的问题，盘算下一年的发展。我常凑在大人们跟前听故事，不时地添煤助火。

堂屋左窗前有一棵石榴树，春天开满树红花。父亲摘掉那些荒花和弱弱的花，说“花开有度，过多会影响结果的质量”。石榴树坐果后也只保留旺的，把小的摘掉。所以我家的石榴树到了秋天果实饱满且大，红彤彤的，甚为喜人。

院西有棵苹果树，是传统的“金帅”品种。每到秋季，微微黄色中带有麻点的苹果布满枝头，随着秋风频频摇晃，点头，似向家人致意。那时，我几乎天天围着果树转，抚摸每个苹果，学着大人的样子做防虫保护，直至果实长大。

院中间有棵香椿树，枝杈多且茂盛。每年春天，姑姑都爱来我家走亲戚，摘下一大篮子香椿芽带回。姑姑来得最勤，是不是为了吃上我家的香椿芽，就不得而知了。香椿芽煎蛋和香椿芽腌制的咸菜，那滋味至今难忘。

父亲请人在院子里打了一口井，井水清澈，微微带甜，口感很好。院中留了一片地当作菜园，菠菜、白菜、油菜……一年四季品种不断更换，菜垄旁种上西瓜、香瓜，薄荷、荷香在边沿的缝隙中纷纷丫丫地生长，墙边布满爬秧的葫芦、丝瓜、南瓜。初秋，白中透绿的葫芦挂在墙上，长长的丝瓜倒坠到地上，黄瓜结满了架，扁豆在墙上挤着争空间。那时段的蔬菜，自家是消耗不完的，周边邻居常来我家摘菜。

南墙边有榆树和洋槐树，春天里，串串榆钱和槐花开满树，满园飘香。榆钱和槐花是天然、绿色的菜肴，洗干净便可以生吃，拌上黄豆酱卷煎饼吃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吃不完的榆钱、槐花，撸串后晒干保存起来，等到冬天便成了稀罕的上桌菜。

父亲每天带领全家将老宅院打理地特别干净，夜晚在院子里望着深邃的天空，时常生出各

种梦想，生活有意境，思想有朝气。

那时的学生有时间做课外活动，老师鼓励，家长也支持。我圈了一米见方的地方垒了兔窝，养了一对大耳朵兔子。菜垄间的杂草、榆树叶、槐树叶都成了兔子的食粮，大耳朵兔子为院子的洁净和绿色循环立了大功。

栏圈旁种有一棵葛石大枣，枣微微泛红的时候，我就开始爬到树杈上，挑选那些个大的自己先吃个够，再摘些与同学分享。到了枣满红的季节，父亲便找来很多罐头瓶子，将洗净、晾过的枣放到瓶子里均匀排满，再注入曲酒封闭好，等一个月，便制成了全家爱吃的醉枣。

立冬过后，那满树的大黄柿子成了顶好的食物，父亲将柿子做成柿饼储存，摆在用芦苇编成的席上，柿饼表面慢慢泛出一层白白的霜，那是冬天里最养眼的风景。

春天有花，夏天有绿，院子的故事在四季中赓续。童年里，虽然没有大风大浪，却留下无尽的欢乐。我留恋那段欢乐的时光，留恋老家的样子，童年，老宅院，成了我永远的记忆。